

史海钩沉

李诫，被忽略的建筑学大师

◆ 吴志恩

1928年，当时的一对璧人、中国近代建筑学的两位奠基者梁思成、林徽因大婚，婚期定在3月21日，这个日子绝非偶然，而是特别选定的，是宋代建筑大师李诫墓碑上唯一确定的日期。稍后由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朱启钤创立，梁、林两位先生双双加入的学术组织“营造学社”，亦取名自李诫编修的建筑学巨作《营造法式》。1932年梁、林儿子出生，取名梁从诫，即师从李诫之意。

近代大师以这种方式向宋代李诫致敬，是建筑界、学界经久不息的佳话。李诫的粉丝遍布中外，比如李约瑟博士、悉尼歌剧院设计者伍重等。李诫，字明仲，郑州管城（今郑州管城区）人，北宋著名建筑学家。李诫出身于官宦世家，父兄都是进士出身，其父李南公曾做到户部尚书，可谓家学深厚、才华卓著。李诫最大的贡献之一是，曾用三年时间编修了《营造法式》这本东方建筑学圣经，其本人亦可谓中国古建筑的祖师爷，因为鲁班差不多是个传说中的人物，李诫却是史册典籍里明确记载的一位真人。

再说《营造法式》。该书共36卷，计357篇条文，主要包括释名、制度、功限、料例和图样五个核心部分，每一部分都条理清晰，为后人研究古代建筑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。难得的是书中附有珍贵的建筑图样，有的是套色彩印，可谓图文并茂、兼具科学与艺术性的煌煌巨著。

《营造法式》对后世建筑影响很大，元朝水利工程技术中关于筑城部分的规定，几乎和《营造法式》的规定完全相同，明朝的《营造法式》和清朝的《工部工程做法则例》也吸收了其中很多内容。今天的日本学者对照《营造法式》，与其7~15世纪的建筑实例对比，证实了其对日本建筑和东亚建筑的影响作用。

15世纪以前，整个西方世界主要只有一本薄薄的建筑类书：《建筑十书》，收集了公元前一位罗

马工程师的十篇文章而已。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赞《营造法式》为“史上里程碑”，称书中的构造图样完善，与我们现在所称的“施工图”非常相似，其采用的“材分制”是一种早期模数系统，体现了标准化、规范化的工程思维，比西方类似实践早了600余年。可以说，《营造法式》是“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最重要一部术书”，被誉为“整个中古时期世界上最完备的建筑学专著”。

其实最初修订《营造法式》的目的更为简单：防范贪污。当时在北宋中晚期，修建维护宫殿府衙、公共设施时因标准不清晰，验收不严格，官员上下其手，工匠偷工减料，腐败丛生。哲宗皇帝命编专修法式，但将作监完成的《元祐法式》（元祐六年即公元1091年完成），“只是料状，别无造用材制度，其间工料太宽，关防无术”，验收不过关。眼见“老油条”们敷衍塞责，哲宗果断起用新人，令监丞李诫重新修订。李诫果然不负圣意，出色完成了任务，并得朝廷嘉奖官升一级，任将作少监，自此能够直面见皇帝，讨论国家重大工程。

1100年，“浑身艺术细胞”的徽宗皇帝赵佶登基，与长于书画的李诫惺惺相惜，认为《营造法式》一书的制度标准“内外皆合通行”，于是在崇宁二年（公元1103年）下旨将此书作为官定建筑规范法令，采用小字刻版全国发行。徽宗再次提拔李诫为“将作监”，享受副部级待遇，主持全面工作。

崇宁四年（1105年），宰相蔡京奏请修建明堂。宋徽宗说：“先帝常欲之，有图在禁中。然考究未甚详，仍令将作监李诫同舜仁上殿。”李诫与姚舜仁一起，重新绘制明堂图，完成了这项重要工程。

以上说李诫是建筑理论家，实际上，他还是出色的建筑大师，主持营建过的较大建筑就有龙德宫、棣华宅、朱雀门、景龙门、九成殿、开封府

廨、太庙及钦慈太后佛寺等。其中九成殿是皇帝举行大典的重要场所，开封府廨是北宋最高行政机关所在地，太庙是皇帝祭祀祖先的场所，是国家最重要的礼制建筑。钦慈太后佛寺是皇家寺庙，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。这些工程完成，李诫一路迁升：修奉太庙或迁右朝议大夫，赐三品服，“钦慈太后佛寺成”，李诫迁中散大夫，仕途抵达巅峰。除主要在将作监任职外，李诫还当过虢州知州，也是很有政绩。

不同于一般的文人与官员，李诫有很强的审美能力，是杰出的艺术家。他精通音律，在宋词流行的年代，算是“流行歌曲”的知名作曲家，曾作《琵琶录》三卷。他工书法，“篆籀草隶皆入能品”，他用小篆书写的《重修朱雀门记》，被徽宗下旨刻于朱雀门下。他长于绘画，“善画，得古人笔法”，被挑剔的徽宗“睿鉴称善”。从《营造法式》的行文亦可看出，李诫文笔很好，简洁缜密。李诫还是位渊博的学者。他研究地理，著有《续山海经》十卷，研究历史，著有《续同姓名录》二卷，研究文字，著有《古篆说文》十卷。还著有《六博经》三卷，《马经》三卷。赵明诚在《金石录》中记载，哲宗赵煦元符元年，其父赵挺之就曾让李诫“掌眼”鉴定过古印。

正是由于具备这样博中有专的基础，才达成了李诫在建筑史上的高度。

这样一个博学的艺术家，又如何成为一位专门的建筑理论家、建筑大师的呢？北宋文士程俱在《李公墓志铭》中是这样写的：“其考工民事，必究利害。坚窳之制，堂构之方与绳墨之运，皆已了然于心。”李诫编修《营造法式》，是这样做的：先考证研究各种经史古籍，并放下身段请教一线工匠了解实际，然后编修成书送给相关部门审核，等没有什么是遗漏或者不适用的缺点后再呈献皇上。在建造项目上，李诫极为认真，“况审曲面势，

智创巧述”，对每一处细节都力求精准把握。平日里博学多才，追求个人兴趣，但做事时候，能够秉持科学而务实的精神。

近代学者阙铎评价李诫说：“而绝学之延，遂能继往开来，为不朽之盛业……皆圣人之作、士大夫之事乎？”这是圣人的作为、士大夫的伟业啊！联想到韩非子《五蠹》中的文字：“有圣人作，构木为巢以避群害，而民悦之，使王天下，号之曰有巢氏。”如此评价，也不为过。

但这样一位伟大人物，怎么就被《宋史》所遗漏了呢？有人归之于元代的蒙古人没有文化，编《宋史》的时间短促（仅仅两年多），大多只是拿来摘抄资料而已。但实际上，终究是中国人“囿于义例，斤斤于道器之分”——被传统观念束缚，认为营造只是“器物”层面的技艺，不值得为学者立传。

回应篇首，梁林的一生与《营造法式》萦绕，尽管林徽因51岁便英年早逝，但她仍是梁思成最好的搭档和助手，从实践到理论上支持夫君的《营造法式》研究。而梁思成从1928年回国担任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到1972年病逝于北京，一直从事建筑教育和古建筑研究工作，其中直接从从事研究《营造法式》长达19年，占据了其半生的学术生涯。

大观四年（1110年）二月的一天，宋徽宗召见李诫的哥哥李誥，忽然问起了李诫的近况，李誥回禀道，李诫为父守丧已满，目前正在虢州（今河南灵宝市）担任知州。然而十日后，当李誥再次在殿中奏报事务时，却带来了李诫离世的消息。徽宗听闻此事，不禁长叹良久，惋惜不已。

如今，在郑州新郑龙湖镇的梅山脚下，李诫墓园安安静静，被樱桃林的阳光和旷野的长风包裹，孩童们不时抱着鲜花来追念他，那花香沁人心脾。

知味

葱花小油馍

◆ 王灿

缘于厨艺不精，我向来不挑食。五谷杂粮，粗茶淡饭，顿顿吃得香甜。但也有偏好，喜欢吃面食，尤其对金黄焦香的葱花小油馍情有独钟。

过去，庄户人家的主妇几乎都会炕葱花小油馍。但老家村里真正炕得好的，当属母亲。正值壮年的母亲做得一手好茶饭，炕的葱花小油馍堪称一绝。

炕葱花小油馍的工序并不复杂，但颇有技术含量。手头麻利地母亲舀半瓢石磨小麦面粉倒入搪瓷盆里，一边浇洒开水一边用筷子搅拌。待烫面和干面的比例达到1:1时，兑上花椒叶泡的温水，搅成絮状。“软面油馍，硬面锅盔”。母亲一只手扶着盆沿，另一只手使劲反复揉搓，面团在掌心“咕叽咕叽”作响，揉几下蘸点水，以防粘手粘盆。等面和得软硬适中弹性时，盖上笼布让其任在灶台上“醒”一会儿。这工夫，母亲到菜园里薅一把儿小葱。鲜嫩的小葱香一掐一股水，洗净切碎撒盐，淋点小磨香油。把醒好的面团揉成球状擀成圆饼，舀一勺油盐、五香粉拌的葱花，均匀涂抹在上面，从一边向上卷起，两端分别掖进面粉两侧，卷成蟒蛇状，切成若干等份的小面剂。将面剂两边切口捏合严实，防止葱花和油盐溢出。按扁擀成薄圆的饼坯后，就开点火烧锅了。

为使锅底受热均匀，柴火常用芝麻秆、豆秆等农作物的秸秆。待锅烧热，拿油撇子去油罐里舀一撇儿油往热锅里淋一圈，用铲子摊匀，把葱花饼坯放进锅里，便听到美妙的嗞嗞嗞嗞声……其间还要用锅铲不停地旋转翻动。炕至半熟时最为关键，火势不能太大，再往圆饼上和锅里各淋一层油，母亲持锅铲娴熟地从饼身边缘向中心按压，一圈又一圈……我再看得入迷，“小馋鬼，中啦！中啦！”母亲喊罢，拿锅铲把两面金黄的油馍托到柳木案板上切开，一股掺杂着葱味的香气扑面而来。咬一口，皮焦酥松软，唇齿盈香，回味无穷。

先前，农家人的日子拮据，一年到头难沾几回荤腥。亲朋好友来访，改善一下伙食，常做的饭之一就是苞谷粃熬红薯，炕个葱花小油馍，连馍带菜都有了。

夏至刚过，春天似乎还来不及收拾行装，夏天便紧跟着来了。

入夏最明显的是山的颜色。春天若是请画家来画山，得把所有的颜料盒都打开，赤橙黄绿青蓝紫，一样也不能少。入夏后就简单多了，只需一管绿色，便能画出山间的万千景致。也不只是山，村庄、田野、道路，都被染上了绿，甚至连天空也像是潜入了一汪碧水，透着幽幽的绿意。

当然，仔细看的话，绿中还是藏着别的颜色。住所旁的池塘边，种了许多蔷薇和月季。蔷薇恣意地开，月季恣意地妍，一朵朵、一团团，鲜艳而繁茂。走到近旁，身体仿佛被注入了一种活力，内心若有一丝粗粝，也会在这粉色的氛围里被消解。

初夏的早晨，雄鸡啼破拂晓前的黑暗，把银亮的云彩细细地涂抹在东边天际。淡黄色的光点开始洒染，一层一层铺开锦缎。不久，霞光穿透云层，像写意画家挥写笔墨，天地间霎时苏醒。农人或扛着犁耙，或开着旋耕机，早早走向田间，把四时的农事安排得井井有条。

小区里的行道树愈发繁茂了，深绿的枝叶密密交错，浓阴匝地，凉意沁人。路边，石榴树好像一夜之间就绽出了满树鲜红的花蕾。几朵早开的石榴花如红色丝绸，点缀在翠绿之间，明艳艳地晃人眼。

夏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来了。五月，山川大地，万物都在伸腰展臂、生长拔节。如果说春天是苏醒，秋天是丰收，冬天是贮藏，那么春

一有客人，母亲格外上心，炕出来的焦香小油馍尤其好吃。但是吃饭的时候，母亲从来不让孩子们坐桌。姐弟几个被领到院外，吃腻那儿嚼稀苞谷糝，啃红薯块就咸菜。心里想着贵客津津有味吃着黄澄澄香喷喷的葱花小油馍的情景，馋得狠劲咽口水。期盼客人快点吃，别吃完了。陪客的大人虽频频相让，自己吃的则是花卷馍蘸秦椒。约两袋烟工夫，客人终于吃完饭。母亲一招呼，我们便一哄而上飞奔到灶火屋。这时，母亲会按照剩剩多少，均匀地分给俺姊妹们。我们头也不抬，风卷残云一般吃得精光，甚至连碎馍渣渣儿也不放过。瞬间，母亲泪眼婆娑了，“馋猫们，等以后日子好过了，随便吃，管够！”

孩提时代，每到假期，我都会缠着母亲去姥姥家小住些时日，一来看望姥姥姥爷，二来想“打牙祭”。姥姥家所居住的村子叫吴侯庄，是山音里里的一个偏僻小村庄。那时六个舅舅和一个姨妈均未成年，一家十来张嘴，虽然姥爷夜以继日地侍弄庄稼，但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。那年暑假，我照例去30里外的姥姥家走亲戚。添个客人，就多张嘴。奈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姥姥实在做不出改样饭来招待我这个“吃嘴精”。到了第三天上，还没有吃上葱花小油馍的我，便大声嚷嚷开了，“恁到俺家，回回给恁炕小油馍，我都来三天了，顿顿让吃黑馍蛋（红薯面窝窝头）子……”一席话说得姥姥满脸通红，姥爷连忙打圆场说，就是准备去买好面哩。姥姥赶紧放下手头的活计，将正下蛋的老母鸡一溜小跑到二郎庙街集市上卖掉，称了几斤小麦面粉，灌了斤芝麻油回来给我炕小油馍。稍大懂事后，我再也不闹着去姥姥家了。

“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”。杀小鸡炕油馍，下扁食当汤喝”是往昔庄稼人的一种理想生活，如今已不足为奇。早餐店里电饼铛炕的葱油馍焦酥筋道，随处可见，随时能买。尽管葱香爽口的小油馍远离开过舌尖，但我仍觉得还是那年月饱含深深母爱充满浓浓烟火味的更焦香、味更正、更解馋！因为那里面包裹着缕缕散不去的乡愁。

人与自然

绿树荫浓夏日长

◆ 吴建国

夏之交便是生命最热烈、最蓬勃的时刻，是一年中的青春期，也是助力加速的旺季。

晴空里不时响起布谷鸟的叫声。“布谷布谷，割麦收禾”，一声声洪亮、清脆的啼鸣，让城市上空笼上了一层淡淡的乡土滋味，也让人想起那逐渐成熟、一望无垠的麦田。有好几次，我循着声音四下寻找它的身影，可惜一次也没能见到。“纷纷红紫已成尘，布谷声中夏令新”。布谷鸟一叫，夏天便真的走进了人们的生活。

天一热，邻家老人们就把小方桌搬到楼下，围坐在一起打牌、下棋。上班的走了，上学的也去了学校，除了老人的几声低语，四周静悄悄的。小区外面的游园里，也是老人们的休闲阵地。他们坐在树荫下，鸟窝挂在枝头，听着鸟鸣，喝着茶水，天南地北地聊天。

夏天的阳光总是热情过度，一大早就亮得刺眼，照得柏油路有些反光。爱美的大姑娘、小媳妇“全副武装”，遮阳帽、口罩、墨镜、防晒

衣纷纷披挂上阵，唯恐晒黑了容颜。

街头的月季花却酷爱这烈日，阳光越强，花朵越鲜艳。这两年，城市街头种了许多树状月季，夏天一到，月季花便争先恐后地绽放。粉红、橘黄、雪白的花朵开得碗口那么大，花团锦簇，成了夏日里一道壮丽的风景。

我家小区外面有一条环城水渠。夏天的夜晚，青蛙的“呱呱”声此起彼伏，让人恍然回到了乡间。伴着蛙鸣，广场上乘凉的人渐渐多了起来，健身器材被大人小孩占满。调皮的孩童跑来跑去，不停嬉闹。小商贩摆起了玩具摊，吸引了不少目光。广场正中间，跳健身操的人们跟着热情欢乐的音乐，甩手、扭腰、踢腿，有板有眼。空气里飘着生活安宁而温润的味道。

夏天的天气变化无常。刚才还明月当空、满天繁星，不知什么时候月亮亮了起来，星星也不见了。风起了，凉意袭来，不远处隐隐传来低沉的雷声，要下雨了。人们起身往家走，



向光而生（国画）

李振

人间真情

动人的爱情

◆ 陈文明

岁月长河里，最动人的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，而是历经半生风雨，依旧不离不弃、相守相依的陪伴。我的老战友安维成，今年已是84岁高龄，与同岁的老伴高瑞兰，用六十余载的光阴，书写了一段青梅竹马、相濡以沫的人间深情。

安维成与高瑞兰，是同村相伴长大的青梅竹马，仿佛从出生起就注定了一生的牵绊。1963年，他们携手步入婚姻殿堂，定下了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缘。从此，两人冷暖与共，成为彼此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婚后的岁月，满是平凡日子里的坚守与担当。1965年，安维成应征入伍，彼时高瑞兰正身怀六甲，即将临盆。临行之际，挺着大肚子赶来送行，带兵之人心生不忍，直言若她不同意，便可换他人前去。高瑞兰沉默片刻，平静又坚定地回答：“我同意他去。”短短五个字，藏尽了一个妻子的不舍与成全，也扛起了独自撑起家庭的重担。

这一分别，便是长达13年的牛郎织女般的分居生活。13年里，高瑞兰独自一人拉扯着三个年幼的孩子，毫无怨言。直到1978年11月，她带着三个孩子随军来到丈夫所在的部队，这场漫长的分离才终于画上句号。

可天有不测风云，2023年5月，高瑞兰不慎跌倒，腰椎摔断，还伴随多发性间歇性脑梗，从此无法站立行走，人生骤然陷入困境。

从老伴住进康复医院的第二天起，安维成就开启了日夜陪护模式。他自己扛起了陪伴康复、悉心照料、暖心慰藉的全部责任。每天陪着老伴儿完成大操、站床、理疗、针灸等一项项康复训练，寸步不离地守在身旁；按时叮嘱服药，夜里帮她翻身，轻柔按摩疼痛的腰腿；一日三餐变着花样让老伴吃好；一切事无巨细，亲力亲为。

陪护的日子，不仅是生活上的照料，更是精神上的陪伴。他总想方设法让老伴儿心情愉悦，重拾对生活的期待。闲暇时，两人一起回忆青梅竹马的欢喜，回忆婚后携手打拼的甜蜜，也聊起过往分居的艰难岁月，在回忆里坚定战胜病痛的信心；平凡的互动里，满是相濡以沫的温情，让陪护的日子多了几分温暖与慰藉。

陪护之路上，满是艰辛。狭小的病房里住满病人与陪护人员，拥挤不堪，连折叠椅都放不下，安维成就拼起两张靠背椅，将就着睡了一个多月。整日操劳身心俱疲，可他从未有过一丝抱怨，从未想过丝毫退缩。因为心中那份对老伴深沉的爱，便是他克服一切艰难的动力。

所幸，这份不离不弃的坚守，终有温暖回应。在安维成日夜不离的悉心照料下，老伴的身体渐渐有了好转，而这这份跨越甲子的爱情，也在病痛的考验中，愈发纯粹、愈发坚定。更让人动容的是，三个子女的孝心，为两位老人的晚年撑起了一片温暖的天，也让这份相守之情，多了几分阖家和睦的幸福。

去年，我到淮阴探望老战友安维成，亲眼见证了康复医院里，他对老伴无微不至的照料。一上午的畅谈，让他细数与老伴的过往，讲起陪护的点点滴滴，言语间没有一丝抱怨，全是对老伴的牵挂与疼爱，那份刻在骨子里的深情，让人动容不已。

从青梅竹马的年少相逢，到柴米油盐的半生相守，从分居两地的默默坚守，到病床之前的不离不弃，安维成与高瑞兰两位老人，用六十余载的光阴，诠释了相濡以沫、忠贞不渝的真正含义。他们的爱情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却在日复一日的陪伴、年复一年的坚守中，化作了最动人的世间真情。

诗路放歌

大地之感（外一首）

◆ 曹春玲

披一身阳光
潜入花海。崂呀山的郁金香多么美
让我竖起耳朵，倾听色彩的语言

就像爱，一拨一拨人流从四面八方赶来
穿越村庄、河流、戈壁或山峦
如成群结队的蚂蚁
以色彩的方式汇为语言的修辞，大地之感

看，五彩斑斓的花儿若蝴蝶飞舞
我和更多的人在花丛中仰起脸笑
像回到了家

灿若夏花

浅夏。着一袭白衣如雪
一个人走在夜色里
听蛙鸣弹奏水声最明亮的部分
这一切多么简单啊
犹如在一页白纸上重生

夜风温柔地吹
仰望夜空
大口地呼气，恰似体内吹出的风
将手心里的文字吹向枝头，灿若夏花

绿荫渐浓，草木葱茏。夏日很长，日子也还很长。不急。